



新世纪万有文库

言行龟鉴

徐敏霞 文
青 校点
「二元」张光祖 撰

辽宁教育出版社

本文库为国家“九五”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

新世纪万有文库

言行龟鉴

[元]张光祖 撰 徐敏霞 文青 校点



辽宁教育出版社

FF/15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言行龟鉴 / (元) 张光祖撰; 徐敏霞, 文青校点. - 沈阳: 辽宁教育出版社, 2001.2

(新世纪万有文库·第5辑·传统文化书系)

ISBN 7-5382-5902-3

I. 言… II. ①张… ②徐… ③文… III. 杂著 - 中国 - 元代 IV. Z429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58763 号

学术策划	王 土 林 夕 柳 叶
文库工作室	俞晓群 刘国玉 王之江 柳青松
总发行人	俞晓群
责任编辑	柳青松 李忠孝
美术编辑	吴光前
封面设计	郑在勇
责任编辑	李守勤
出版	辽宁教育出版社 (沈阳市十一纬路 25 号)
发行	辽宁省新华书店
印刷	沈阳新华印刷厂
版次	2001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开本	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32 印张 3.5
字数	68 千字 插页 1
印数	1—3 000 册
定价	4.00 元

《新世纪万有文库》第五辑弁言

《新世纪万有文库》出到现在，已略近原先计划的千册之数。很遗憾，这套书至今还没成为读书界的畅销读物或热门抢购的对象，估计今后也不大可能。但是我们还是会出下去。这源于我们对出版界“保留书目”的必要认识。出版业的前辈陈原先生有云：

“……保留书目，对一个出版社来说，是头等重要的事；没有保留书目，就不能有文化积累。如果我们出一本书，‘扔’一本书，那么，办出版社就没有什么成效了。所谓‘扔’，主要是‘四人帮’和极左路线的流毒影响。‘赶形势’，出了书就过时，积累不下来，还有对过去的书一棍子打死，统统否定。另外还有几种情况，一是内容经不起考验，出了一版就没有生命力了；二是内容还不完善，如果出版后听取评论者、研究者、读者的意见加以修订重版，那就是可以保留的书目了，如果因不完善而废弃，那就等于‘扔’了；三是质量虽不错，但是出版部门发行部门谁也不管它，让它自生自灭，久而久之人家也记不起出过这部书了，这也等于‘扔’掉。无论哪一种情况，都是对文化积累不利的。”

现在当然情移势转，所谓“四人帮”等等的流毒影响也许已不占十分重要的地位，但是新形势下的“扔”，

依然存在。我们集合三五君子，成就这么一套丛书，无非是想完成前辈的嘱托：出不“扔”的书。这愿望也许正在实现中，切望博雅君子，时时不吝教我。

《新世纪万有文库》编辑部

二〇〇〇年底

本书说明

《言行龟鉴》八卷，元张光祖编撰。

张光祖，《元史》无传，其他史籍中也未有记载。此书前有元成宗大德七年癸卯（1303）陈普所作序，称“襄国张君光祖，字绍先，幼抱济物之怀。辛丑为泉州推官”。辛丑为大德五年（1301），则张光祖于该时在福建泉州作过地方官吏。陈普为宁德人，《闽书》卷130有传，可能与张光祖在闽南相识。张光祖事迹其他不详。

《言行龟鉴》书前有两篇序，其作者一为上面所说的陈普，一为作于大德八年（1304）的熊禾。陈普与熊禾都是宋元之际著名的儒学家。陈普（1244—1315）字尚德，治学以“四书”为本，从学者甚多，世称石堂先生，有《石堂集》十二卷，其生平又见《宋元学案》卷64，《新元史》卷235。熊禾（1253—1312）字位辛，号勿轩，建阳人，南宋咸淳十年进士登第，曾为宁武州司户参军，入元后不仕，家居讲学，有《勿轩集》八卷（清《四库总目》著录）。其生平见《宋元学案》卷64，《闽书》卷96，又《宋史翼》卷34。清《四库总目》于《言行龟鉴》的《提要》中说，陈、熊两位“皆宋元间笃行醇儒，不妄许可，据其所言，则光祖亦君子人矣”。此可参考。

据陈、熊两序，张光祖先曾得到宋赵善铤所著《自警编》，一见喜之，要想刊版流布。但熊禾认为《自警编》的编次似尚可改正者，即还可以“删”和“润”。于是张光祖就以《自警编》为蓝本，再采拾朱熹《名臣言行录》，及当时流传的《典型录》、《厚德录》、《善善录》等书，重新编排，分为八门，八门下又列为82小类，一共955条。其宗旨为采集近世名人之嘉言善行，“上足以裨明时，下足以利民物者”。

但此书约于明清之际已经佚失。清乾隆时修《四库全书》，馆臣就从《永乐大典》中加以辑佚，得 472 条，比起原来的 955 条，少了一半，而且 82 小类的子目也已不存。四库馆臣仍按原来的八个门类编排，即学问、德行、交际、家道、出处、政事、民政、兵政。又据陈、熊两序，原书于每一类中，先列善行，后列嘉言，即所谓“先践履，后议论”。《四库》馆臣以为，这样做，则可能一人之名，先后重复，时代难免颠倒，而且言行分开，体例也不甚妥。于是在辑佚重编时，就一律“以人统事，以时代叙人”，即每一门类中，都按时代先后，以人为单元，叙述其言和行。

张光祖是元朝初年人，但这部《言行龟鉴》，主要是叙述北宋的人和事，少数涉及五代和南宋初。这与赵善铤《自警编》极有关系。赵善铤是南宋末人，他的这部书也分八类，即学问、操修、齐家、接物、出处、事君、政事、拾遗，所编即为“宋代名臣大儒嘉言懿行之可为法则者”（《四库总目·自警编提要》），所载大致也到南宋初靖康为止。

《言行龟鉴》所载为北宋人的言行，所谓龟鉴，即这些言和行，足可为当世鉴诫、遵循的。现在看来，书中一方面保存了他书少见的北宋政治的某些具体情节，可供历史研究参考，另一方面，书中某些言论、行动，对今天的廉政建设和道德修养，也有一定的启发、鉴戒作用，可以看出中华传统文明不可忽视的方面。

此书只有一个版本，即《四库全书》本。本书即由中华书局徐敏霞、文青，据清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标点。

序一 (陈普)

人之善念，如天地间生气，千古万古，无一日息。君子兼善之念，亦如主宰是气者，常惻惻在怀抱中，苟得发用流行，必思所以如吾心者，古人所以坐待旦也。唐以前远矣，姑据二三百年来名公卿、贤大夫士，天命之懿发于心，见于修身、齐家、事君、临民，其尤透彻无间隔者，与禹、稷、颜、孟如一人。其发动生长不自觉而足为世典刑令甲者，亦复不能悉数也。是何天下之多贤耶，岂不足以发明性命之不息，起天下亹亹之心，而永为斯民之所恃赖乎！

襄国张君光祖，字绍先，幼抱济物之怀。辛丑为泉州推官，休暇俯仰，慨然以天下为虑，取朱文公《言行录》，及前人采拾所谓《典型录》、《厚德录》、《自警编》、《善善录》所载近世言行，凡在于善类，庶几于道，上足以裨明时，下足以利民物者，门分为八类，列为八十有二，枚举为九百五十有五，总名之曰《言行龟鉴》，梓之与天下共。凡以见人性之皆善，若文公所谓“因其所同，推以度物”者。噫！是心也，足使物各得所，而凡天下含淳粹、抱昭明，不能自止息者，与身在正途而或未有扶翼之者，读此编，足使惕息愤悱，如寐得呼，如独行得侣，幡然回车入康庄，浩然插翮登寥廓，一正身心，而宇宙间咸受其赐，岂不美哉！

余平生百无能，唯于善之一字，耿耿不能忘，睹张君历仕为政，与其为此书，实拳拳然信其为仁人君子也，故为之序。大德癸卯闰五月，三山陈普书于同文书院。

序二 （熊禾）

余甲戌客武林，阅书肆，得赵善璩《自警编》，观其言皆切近而易知，而其事又明白深至，而易以动悟，知其有补于世教也。古襄张侯绍先一见喜之，即欲刊板流布。余再加翻阅，见其编次似犹有未及删润者。其序中所及杜氏《典型录》又得而阅之，大略相似，而用意尤严。盖二家托始，各有微意。《自警编》以广问学、充器识为先，而《典型录》则以敦孝友、崇操行为重，且极言近世学者之病，徒尚虚言，不务实履，知可千百，而行不一二，又将以深警。

夫学者，用心之微也，虽然，人之气质、意见终有限，惟学问义理为无穷。子曰：“德之不修，学之不讲，是吾忧也。”所谓讲学者，岂近世儒者记览辞章之虚言哉！《大学》之格物，《中庸》之明善，未尝不在力行之先，眼明足健，知行并进，万里虽远，固有可期。若懵无所睹，欲不跌仆，世岂有是理哉！汉、唐以下人物，岂无天姿之暗合，随其所见，亦足以有就，然终不可以语圣贤事业者，学之不讲也。绍先甚然余言，于是合二家所编，而律之以《大学》序次，又参以朱夫子所编《名臣言行录》与夫近世见闻、记录等书，及诸贤碑志之类，靡不搜辑。首学问，格物致知之事也；次德行，诚意正心修身之事也。身修而后可以治人，则有交际之道，而家为近，故继之以家道。居家理而后治，可移于官，则有出处之道，故继以出处，而终于政事、民政、兵政，则其大者也，至此则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事毕矣。

绍先又出《厚德录》一编，凡事涉于忠厚、慈爱者，率以录。近世风俗日浇，伦理益薄，厚德之士，吾见亦鲜矣。厚者仁之道也，学莫大于求仁，德莫大于得仁。一事之厚，则一事近仁，事事皆厚，则事事近仁。一家仁，一国兴，仁以至于天下，无一人不归于仁，则深所望于今与后之士也。每类之中，首之以善行，次之以嘉言，先践履，后议论也。今人多谓能言不能行，能行固难，能言亦岂易哉！六经、诸子，皆言也，圣贤立德立功，尽在是矣。若夫以知言为外，以穷理为烦，而但欲随资质所到以制行，据智见所及以就功，此固伊洛、考亭诸儒所深戒，而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、孔之学所以不传也。

绍先质美嗜学，有天下来世之志，而尤以躬行为重。余辱交甚久，见其出语措事，壹不敢忘古人格言大训。其为是编也，与余切磋论辨为甚悉，盖一善不忍遗一事，一言亦不苟于去取也。书成，属余序之，辄识其所以相与编次之意，如此若汉唐诸贤，嘉言善行，嗣当以类而次辑云。后三岁甲辰，是为大德八年，八月初吉，熊禾序。

【目录】

- 序一 （陈普） / 1
- 序二 （熊禾） / 1
- 卷一 学问门 / 1
- 卷二 德行门 / 11
- 卷三 交际门 / 26
- 卷四 家道门 / 33
- 卷五 出处门 / 45
- 卷六 政事门 / 53
- 卷七 民政门 / 81
- 卷八 兵政门 / 86

卷一 学问门

范鲁公质自从仕，未尝释卷。人或勉之，质曰：“昔尝有日者，与吾言，他日必当大任。苟如其言，无学术何以处之？”

赵韩王普为相，每朝廷遇一大事，定一大议，才归第，则亟合户，启篋取一书而读之，有终日者，虽家人不测也。及翌日出，则是事决矣。用是为常。后普薨，家人始开篋见之，则《论语》二十篇也。太宗欲相普，或潜之曰：“普，山东学究，惟能读《论语》耳！”太宗疑之，以告普。普曰：“臣实不知书，但能读《论语》佐艺祖定天下，才用得半部，尚有一半可以辅陛下。”上意释然，卒相之。

李文靖公沆为相，常读《论语》。或问之，公曰：“沆为宰相，如《论语》中‘节用而爱人’、‘使民以时’两句，尚未能行。圣人之言，终身诵之可也。”沆厚重淳质，内行修谨，尤厌荣利，好贤乐善，世称贤相。胡文定曰：“李文靖淡然无欲，王沂公俨然不动，资稟既如此，又济之以学，故是八九分地位人也。”

晏元献公殊为馆职时，天下无事，许臣寮择胜燕饮。当时侍从文馆士大夫各为燕集，以至市楼酒肆，往往皆供帐为游息之地。公是时贫不能出，惟家居与兄弟讲习。

狄武襄公青为指挥使时，尹洙与谈兵，善之，荐于经略使韩琦、范仲淹，一见奇之，曰：“此良将才也。”授以《左氏春秋》曰：“将不知古今，匹夫勇耳！”青遂折节读书，悉通秦汉以来将帅兵术，由是知名。

范文正公仲淹字希文，在长白山僧舍修学，惟煮粟米二升，作粥一器，经宿遂凝，乃画为四块，早晚取二块，断藁数十茎，醅汁半盂，入少盐，暖而啗之，如此者三年。公在南都学舍，扫一室，昼夜讲诵，未尝解衣而寐；或昏怠，辄以水沃面。往往饘粥不充，日昃始食。刻苦五年，大通六经之旨，为文章论说，必本于仁义。公少有大节，其于仁义、礼乐、孝悌、忠信，如饥渴之于饮食，其于富贵贫贱，毁誉欢戚，不动其心。范文正公遭母忧，晏元献守南京，请掌府学。范公尝宿学中，训督学者，皆有法度，勤劳恭谨，以身先之。夜课诸生，读书寝食，皆立时刻。往往潜至斋舍诃之，见有先寝者，诘之，其人给云：“适疲倦，暂就枕耳。”问：“未寝之时，观何书？”其人亦妄对。则取书问之，不能对，乃罚之。出题使诸生作赋，必先自为之，欲知其难易，及所当用意，亦使学者率以为法。由是四方从学者辐辏。其后宋人以文学有名于场屋朝廷者，多其所教也。

滕公宗谅，仁宗朝知湖州，大兴学校，学者皆敦行实，传经义，人各治一事，又兼一事，学徒千数。宝元初，太学下湖州学，取其法行之。

范忠宣公纯仁，字尧夫，文正公之长子。文正门下多延贤士，如胡瑗、孙复、石介、李觏之徒，与公从游，昼夜肄业，置灯帐中，夜分不寝。后公贵，夫人犹收其帐顶如墨色，时以示诸子孙曰：“尔父少时勤学灯烟迹也。”初再调官，皆不赴，文正公遣之，纯仁曰：“岂可重于禄食，而轻去父母邪！虽近，亦不能朝夕在侧。”遂终养焉。自布衣以至宰相，廉俭公逊，不少加损。尝曰：“吾生平所学，惟得‘忠恕’二字，一生用不尽。以至立朝事君，接待僚友，亲睦宗族，未尝须臾离此也。”又戒子弟曰：“六经，圣人之事也。知一字则行一字，要须造次颠沛必于是。所谓有为者，亦若是耳。”

陈忠肃公瓘为礼部贡院点检官，与校书郎范淳夫同舍。淳

夫尝论颜子之不迁不贰，惟伯淳能之。瓘问公曰：“伯淳谁也？”公默然久之，曰：“不知有伯淳邪？”瓘曰：“生长东南，实未知也。”时年二十九矣。自是以来，尝以寡陋自愧，每得明道先生之文，必冠带而后读。

司马温公光，字君实。七岁，闻讲《左氏春秋》，即了大义，自是手不释书，至不知饥渴寒暑。每患记问不若人，群居讲习，众兄弟既成诵游息矣，独下帷绝编，或在马上，或中夜不寐，时咏其文，思其义，精诵至终身不忘。公忠信孝友，恭俭正直，出于天性。其好学，如饥渴之嗜饮食；于财利纷华，如恶恶臭。平生所为事，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。康节尝称之曰：“君实，脚踏实地人也。”司马温公对宾客，无问贤愚长幼，悉以疑事问之。有草簿数枚，常置坐间，苟有可取，随手记录，或对客即书，率以为常。其书字皆真谨。

吕正献公于讲读尤精，语约而义明，可以为当世之冠。与司马光同侍经筵，光退，语人曰：“每闻晦叔讲，便觉己语烦。”

吕荜阳公希哲，字原明，从胡先生于太学，与伊川俱事先生，居并舍。公少伊川一二岁，察其学问渊源，非他人比，首以师礼事之。又与同舍黄公履、邢公恕相友善，一时之士，不远万里，皆来师之。学者相与，必称先生，不问可知为胡公弟子也。

胡安定公瑗，字翼之，患隋唐以来仕进尚文辞而遗经业，苟趋利禄，其教学者必以明体达用为本。初与孙明复、石守道同读书泰山，攻苦食淡，终夜不寝。一坐十年不归，得家书，见上有“平安”二字，好投之涧中，不复展读。及为苏、湖二州教授，严条约，以身先之。虽大暑，必公服终日，以见诸生，严师弟子之礼。解经至有要义，恳恳为诸生言其所以治己而后治乎人者。学徒千数，日月刮磨。为文章皆传经义，必以理胜，信其师说，敦尚行实。其在湖州学，置经义斋、治事斋。经义斋者，择疏通有器局者居之；治事斋者，人各治一事，又兼一事，如治民、治兵，水利

书数之类。其在太学亦然。其子弟散在四方，随其人贤愚，皆循循雅饬，其言谈举止，遇之不问，知为先生弟子。门人刘彝召对策略曰：“臣少从学于安定先生胡瑗，瑗以道德仁义教东南诸生。臣闻圣人之道，有体、有用、有文。君臣父子，仁义礼乐，历世不可变者，其体也；诗书史传，垂法后世者，其文也；举而措之，天下能润泽其民，归于皇极者，其用也。国家累朝取士，不以体用为本，而尚声律浮华之词，是以风俗媮薄。臣师瑗当明道、宝元之间，以体用之学授诸生，故今学者明夫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者，臣师之力也。”胡安定为国子先生日，番禺大商遣其子就学，得病甚瘠，客于逆旅，若将毙焉。父至，携其子来谒。胡先生曰：“是宜先警其心，而后诱之以道。”乃取一帙书曰：“汝读是，可以先知养生之术。知养生之后，可以进学。”子视其书，黄帝《素问》也。读之未竟，惧伐性命之过，甚悔痛自责，冀可自新。胡知其已悟，召而诲之，曰：“知爱身则可以修身。自今以始，其洗心向道，取圣贤之书，次第读之，既通其义，然后为文，则汝可以成名。圣人不贵无过，而贵改过。无愧昔悔，第勉事业。”其人亦颖锐善学，二三年登上第而归。胡安定先生，明道、景祐间与孙明复、石守道三人以师道自任，而先生之徒独盛。在湖州学，弟子往来尝数百人，各以其经转相传授。其教学之法最备，行之数年，东南之士，莫不以仁义礼乐为学。庆历间，建太学于京师，有司下湖州学，取先生学法，行之太学。皇祐、至和间，以先生判国子监，执经座下，生徒千余人，每讲罢，或引当世之事以明之。教育诸生皆有法。

刘执中彝，福州人。安定在湖学时，从学者数百人，彝为高第。熙宁二年，彝召对，上问从学何人，曰：“臣少从学于安定先生胡瑗。先生始自苏湖，终于太学，出其门者无虑数千人。”上曰：“门人今在朝为谁？”彝曰：“若钱藻之渊笃，孙觉之纯明，范纯仁之直温，钱公辅之简谅，皆陛下之所知也。其在外，明体适用，

教于民者，殆数十辈。其馀政事文学，粗出于人者，不可胜数。”

徐公仲车积，谥节孝处士。初从安定胡先生学，潜心力行。先生自言初见安定先生，退，头容少偏。安定厉声云：“头容直！”积因自思，不独头容直，心亦要直也。自此不敢有邪心。公初学于胡安定，门人甚众。一日，独召积食于中堂，二女子侍之。积问安定：“门人或问见侍女否，何以对？”安定曰：“莫安排。”积闻此一语，大省悟，其学顿进。公平日教学者，每以“治心养气”四字为先，曰：“修身，务学之要，莫大于此，其效甚明，其术甚易。”乃著书，未成而病。尝曰：“吾之书，大要以正治心，以直养气而已。”或问立朝之要，则必曰：“以正辅君。”或问修身之要，则必曰：“以正修身。”诸生逾年不省侍者，以私财遣之使归。

李平字初平，为郴州守。时濂溪先生为桂阳令，初平知先生之贤，与之语，叹曰：“吾欲读书何如？”先生曰：“公老无及矣，某请得为公言之。”于是初平日听先生语，二年果有悟。

明道先生程颢，字伯淳，自十五六时闻汝南周茂叔论学，遂厌科举之业，卓然有求道之志。先生尝曰：“昔受学于周茂叔，每令寻仲尼、颜子乐处，所乐何事。”又曰：“自再见周茂叔后，吟风弄月而归，有‘吾与点也’之意。自孟子没，而圣学不传，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后，以斯道自任。其教人之法，自致知至于知止诚意，至于平天下，自洒扫应对至于穷理尽性，循循有序。先生德性充完，粹和之气，盎于面背。乐易多恕，接人温然，无贤不肖，皆使之款曲自尽。闻一人善，咨嗟奖劳，惟恐其不笃；人有不及，开导诱掖，惟恐其不至。望其容色，听其言教，则放心邪气，自不容于胸中。”明道先生兄弟，每见人静坐，便叹其善学。谢显道从明道先生于扶沟，明道一日谓之曰：“尔辈在此相从，只是学某言语，故其学心口不相应，盍若行之？”请问焉，曰：“且静坐。”显道云：“明道先生坐如泥塑人，接人则浑是一团和气。”

伊川先生程颐，字正叔，曰：“《大学》，孔氏之遗书，而初学入

德之门也。其次莫如《语》、《孟》，学者必由是而学焉，则庶乎其不差矣。”又曰：“凡看《语》、《孟》，且须熟读玩味，将圣人言语切己，不可只作一场话说。”又曰：“读《论语》者，但将弟子问处便作己问，将圣人答处便作今日耳闻，自然有得。若深求玩味，将来涵养成，甚生气质。”伊川先生曰：“世间有三件事至难，可以夺造化之力。为国而至于祈天永命，养形而至于长生，学而至于圣人，此三事工夫一般分明，人力可以胜造化，自是力不为耳。”伊川先生绍圣间有涪州之行，自涪还洛，气貌、容色、髭发皆胜平昔。门人问何以得此，答曰：“学之力。大凡学者，学处患难贫贱，若富贵荣达，即不须学也。”伊川先生在经筵，每当进讲，必宿斋豫戒，潜思存诚，冀以感动圣意。常于文义之外，反复推明，归之人主。一日当讲“颜子不改其乐”章，门人疑此章非有人君事，将何以为说。及讲既毕，乃复言曰：“陋巷之士，仁义在躬，忘其贫贱。人主崇高，奉养备极，苟不知学，安能不为富贵所移？且颜子，王佐之才也，而簞食瓢饮；季氏，国之蠹也，而富于周公、鲁君。用舍如此，非后世之鉴乎？”闻者叹服。程伊川先生曰：“君子，知识为本，行次之。今有人焉，力能行之，而识不足以知之，则有异端者出，彼将流荡而不知反。内不知好恶，外不知是非，虽有尾生之信，曾参之孝，吾弗贵矣。”

游定夫酢，伊川至京师，一见，谓其资可与适道。是时明道知扶沟县事，先生兄弟方以倡明道学为己任，设庠序，聚邑人弟子教之，召公职学事，公欣然往从之，于是尽弃其学而学焉。伊川谓公曰：“游君德器粹然，问学日进，政事亦过人远甚。”

杨中立时调官京师，往颍昌，从学于明道。南方高弟，惟游定夫、谢显道与公三人。伊川自涪归，见学者凋落，多从异学，独杨、谢不变，因叹曰：“学者皆流于异端，惟杨、谢二君长进。”中立归，明道送之出门，因谓坐客曰：“吾道南矣。”定夫、中立初见伊川，伊川瞑目而坐，二子侍立。既觉，顾谓曰：“贤辈尚在此乎？”